

抓住司马南

· 李力研 著

- 谁造中央领导人的谣
- 时刻与死亡相伴
- 见证“鸿门宴”
- 夏宫迎战“草木人”
- 决战胡万林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抓住司马南/李力研著. -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9

ISBN 7-5036-2386-1

I. 抓… II. 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792 号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宏伟胶印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70 千

版本/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100

社址/北京市广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干休所(100073)

电话/63266794 63266796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2386-1/I·139

定价:17.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前言 梦幻与理性

司马南犹如魔怪。

他的出现，令众多人咬牙切齿。

因为他把许多“大师”的“饭碗”彻底砸掉；

因为他把许多“奇人”的“壮举”彻底粉碎。

因为他将所有“气功”梦想症患者的寄托，给了一个恶狠狠的棒喝。

他击破了那些以气功为产业并想发大财的人的美梦；

他撕破了那些修炼气功光想活而不想死的人的甜梦；

他揭露了那些以小魔术当“高科技”的“特异功能”者的怪梦；

他断送了那些成天价充当气功大师，向民众发号施令者的狂梦；

他砸烂了那些将气功叫做“高技术”并以此而招摇撞骗者的邪梦；

他惊醒了那些沉醉于麻木迷狂且仰其所谓大师们鼻息而是的上当者的残梦；

朋友，如果你还热爱理性，如果你知道迷狂对我们这个社会的严重危害，那么，你就应该知道司马南这个人，你就应该从司马南这个人的身上，解构当今时代的某些奥秘。

科学家讲，分析一滴水，可知大海的成分。

了解一个司马南，也同样让你知道中国社会的某种复杂状况。

目 录

前 言	梦幻与理性.....	(1)
第一章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	(1)
第二章	外气谜圈	(11)
第三章	谁造中央领导人的谣	(17)
第四章	“神功内幕”与“超级谎言”	(49)
第五章	时刻与死亡相伴	(58)
第六章	五塔寺斗法	(81)
第七章	与百名博士的精彩对白.....	(144)
第八章	见证“鸿门宴”	(218)
第九章	夏宫迎战“草木人”	(262)
第十章	决战胡万林.....	(310)
第十一章	“嫌疑”两桩.....	(343)

第一章 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

一、外气的疑问

最初接触气功的时候，我相信外气，这就像一个年轻人在最初选择志向时候，由于对社会生活缺乏了解，由于本身思想的简单和幼稚，这种选择往往带有很幼稚的特点。接触一些气功，看了一些气功表演，读了一些文章，那么，听说外气那么神，又亲眼所见，就相信了。

练了气功之后呢，出了一些感觉，好像是对于外气有了一些体验，所以就越发相信了。况且练了气功你不是简单地有了感觉就完了，还有更高级的追求，还想达到更高的功能状态，所以这一切都离不开对外气的迷恋。也就是说，我今天背弃了原来那种迷恋外气、盲目的相信外气的观点，才走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天地的。走了一个大“之”字形，绕了一个大弯儿。……

这种“气”练到一定程度就能够达到“外气内收”，“内气外放”。建立在自身感觉基础上的认识是很不容易被别人动摇的，即便是对一个具有理性思维的头脑、有相当科学素质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更不要说普通的公众。

以上是司马南说过的话。

那时的司马南，大概也在大学读书，他对“外气”的迷恋，一方面是来源于一些“切身”的“体会”，另一方面则和许多人一样，

2 抓住司马南

是“读了一些文章”。这“一些文章”的主要来源，我估计总是少不了钱学森先生的“人体科学”理论。

我为此常常大有感叹：年轻者如司马南和吾等当年的学生辈，绝没有于光远、何祚庥、郭正谊等人的真正不惑，从一开始就不信什么“特异功能”。他们一开始就是“人体科学”的坚决反对者。

据司马南讲，他本人也是在“正”和“反”两方面的反复接触和“反思”过程之后，特别是在接受了于光远和郭正谊等人的理论影响之后，逐步明白了“外气”的实质，从而由一个“很不容易被别人动摇”的“外气”迷恋者，转化成了“外气”的坚决反对者。

“外气”，是一切“气功”和“特异功能”的灵魂和核心。

信与不信“外气”，是鉴别人们信与不信“神功”的最重要标志。

然而，自从有了这种“人体科学”的“科学言论”，中国的气功大师们更是理直气壮，更是想象丰富，更是发“气”得财。

一时间，在毛泽东时期，本属牛鬼蛇神的東西，一夜间成了“人体宇宙学”，成了“生命科学”，成了“尖端的平方”。谁不懂气功，轻者死人，重者亡国。

紧接着，“大师”们更像是撒上尿的蘑菇，茁壮成长。

严新出山了，带着荒谬绝伦的说法，走进了许多体育馆做着万人以上的“带功”报告。

张宏堡出山了，编造着自己的“麒麟哲学”，高喊着典型的泛神论想法，成了年轻的“气功教主。”

张宝胜出山了，凭着“抖药片”的功夫，成了中国特级“特异功能”大师。

张香玉出山了，先是肚子疼，后就说胡话，最后竟然变成了会说“宇宙语”，仿佛只有她才是宇宙的“传人”，别人都是她的子民。

“进得院来，到了小礼堂门口，静悄悄的。我掂起脚尖，款款地推门，轻轻地挤进了那静谧的小礼堂，里头早已挤满了数百名绝非普通百姓的‘同道’，大家都在认真听讲。”

“大师正在讲课。有人说这位年轻的气功师当前在北京各大门派中独占鳌头，是最有名气的。他年约二十六七岁，衣衫整洁，身板看不出有什么强健，操着东北口音，生得很像我在小学时班上一位腼腆的男同学。”

“听了一阵子，只觉得大师所讲的内容实不难懂，也并不引人入胜。而引起我关注倒是另外一些人：中国最著名的大诗人、大作家、大记者和大学问家，还有曾经极走红的歌唱家等一千人，正端坐前面几排，面容肃穆，专心恭听着这位青年的讲述。仅这一次前来听课的中华高级人才，就足足可以开出一长串震撼海内外的名单来。”

“正迷惑处，发现周围有人打瞌睡且发出鼾声，我想到以赶时髦、满足好奇心而前来的听众还是不少，也未必人人对气功都那么虔诚。只是‘同道’们相互询问起是否已具备功力，是否能够发气，是否打通了‘小周天’时，想必会有不少人由于生怕被讥为‘肉身凡胎’而随声附和道：‘还行，有感觉，呀，真的！’免得被人戴上‘气功盲’的帽子。因而这‘气功热’便也传播得更快。”

“我漫步在京都的大道上，慢慢想着，渐渐又觉得单单把‘气功热’归结为社会心理之传染未免浅薄，这中间必有其社会基础或称物质基础。试想，真要有随处变异各种体育设施，恐怕这气功热的吸引就不会太大。”

东北出了大名的人很多。

赵本山、黄宏、那英、潘长江等等，都是东北人。这些人至今都在迷着全国民众。他们的一举一动，也都为广大观众所注意注目。

这里所提到的这位“二十六七岁”样子的东北人，却不是上

二、赵瑜眼下的气功和北京

八十年代末期的那种“气功功夫征服了政治界、科学界、新闻界”的局面，真还被柯云路的作家同事赵瑜给捕捉住了一角。

赵瑜是报告文学《强图梦》的作者

他在这部“体育问题”报告文学中这样描述到了当年的气功景象：

“在这里，我很想谈及一件使人困惑的事情。”

“自1987年夏季以来的‘气功热’，一浪高过一浪。据友人介绍，中华气功已有138个门派人员下山而来。大师们个个身怀绝技。有些报刊誉此为‘名手蜂起，流派纷呈，气功从山林走向社会’。而气功师们下山入世的一个大任务，则是‘普渡民族的精英于苦难，拯救中国知识分子于衰亡’。有关材料说，大师们的出山，‘赢得了首都知识界的热烈欢迎’，已有中国科学院、北大、清华、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等30多所高等院校和20多所科学单位以及首都新闻界、文艺界等6000多位“道友”，踊跃参加了各种以气功艰深速成班，聆听气功师们的传功授课。大师们在这些无神论的‘圣地’，可谓是所向披靡的征服。五个月之内，欣然接受气功治病者已达5000人次。此‘热’一直越过1988年的年关，仍以持续的势头发展着，大大超过了以往出现的争练‘大雁功’、‘鹤翔桩功’的热度。”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我抱着久已有之的好奇心奔赴一个专为首都新闻界、文艺界举办的气功速成班去观瞻，地点在东城的一个小胡同里。当我将要接近胡同中间那个大院时，但见窄小的胡同已被诸多的小轿车所挤满。同行者抱怨我说：‘入班学习是不兴迟到的，你瞅瞅，’他指着那些轿车，‘人家前辈名流，早早就到了！’我们的脚步不由加快。”

柯云路出山了，好好的一个作家，突然间像是着了魔，一本接着一本，写着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气功书”，发着大财，办着“中国生命科学院”。

纪一出山了，先是吹捧张宏堡，又被人家一脚踹开，抛弃不要紧，离开组织也能干，于是自己干脆当起了老板，先是写书，继而踩庙，又跑到南开大学要改变“DNA 分子”，见别人发财，自己发明了“一通茶”，现在又要成立“第四医学”。

沈昌出山了，从苏州到北京，贩卖“信息茶”，10 元钱一公斤普通花茶转眼间变成了 100 元一公斤的“信息茶”，每年收入几千万，偷漏税竟然高达几百万。

.....

刹那间，气功大师们，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这种现象，用柯云路的话说就是：“气功功夫征服了政治界、科学界、新闻界”（见其《人类神秘现象破译》401 页）。因为气功“无所不能”。

这些大师，实在是法力无边，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国，“气”得可怕。

然而，在我看来，大师们的“法力”还稍嫌不够，他们应该将整个中国的版图推到联合国杂货店里拍卖了换几个银子花花。

这就是一个乱糟糟的“气功”时代。

这个时代，永远值得历史学家去做历史的探讨。

它是中华民族的另一个“造神”运动。只不过这个神不是巨人毛泽东，而是类似于巨人之后的鬼魅魍魉之类的“气”。这种“气”可分“内气”和“外气”，照柯云路后来《发现黄帝内经》中讲，又可分为“正气”、“邪气”、“上气”、“下气”等等等等。

面提到的任何一位同样出了大名的东北人。

那么，这位同样出名且将北京政治、文化、文学、新闻、文艺诸多方面高级人物一个个搞得五迷三道者到底谁？

此公就是张宏堡。

三、张宏堡由北京的胡同走出

张宏堡的教主地位是一步步从北京开始走出的。先是胡同，继而是大学，然后是城市，最后则是大山，到现在就再也不轻易出来了，而是由其弟子将其画像抬出，向社会兜售。价格可以高到几百上千不等。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诚心，只要你心诚，你就舍得花钱。有趣的是，气功迷们见了张宏堡的画像，必须作揖，必须诚惶诚恐，必须煞有介事，必须心服口服，甚至必须五体投地。

赵瑜并不对气功现象太感兴趣。他这里则是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体育设施严重缺乏的现象角度出发，引出了气功所以会“走热”的话题。如果中国多一些理智而科学的体育指导，则这种迷狂且接近迷信的气功就会大大减少。如果中国多一些体育指导员，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会少一些因增进健康而找不到体育门路不得不去找气功大师的难堪局面。

赵瑜的《强国梦》中这一小段“气功”现象，很好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历史的注脚，记录了当时中国的气功迷狂现象。那些个“前来听课的中华高级人才，就足足可以开出一长串震撼海内外的名单来”的人物，大概也是由于严重缺乏科学知识、缺乏体育指导，才来到这东城小胡同里向张宏堡这样一位同样没有多少科学知识的先生讨教如何长生不老学问的吧。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气功大师是疯子，那么气功信徒必定是痴呆。

疯子与痴呆的对话，自然是格外的热闹。

动辄就要像柯云路那样的鬼怪理论所云：“把你的手伸向另一个宇宙”，“接通另一个宇宙”。

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等待盲人与瞎马的，一定是深池。

我相信这个道理。

有趣的是，张宏堡与我年龄相差无几，创立的功法叫做“中华益智养生功”，重要依据竟然也是“普度民族精英于苦难，拯救中国知识分子于衰亡”。我本人在1987年初，刚刚公布了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之如何不好（前此并无人做系统的健康与寿命等方面的研究），想不到不足一年，就有各路大师纷纷“下山”“出道”，要“拯救中国知识分子于衰亡”。

很难说，这许多“急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之所急”的气功大师们，没有受到我之“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状况报告”的某种启发。此事未可知也，聊备一格，仅供参考。

四、司马南陷人迷茫

司马南本人，一开始和许多热情追求科学的学生一样，深深地跌入了气功之中。

在最近的一篇答记者问中，有这样一篇文章，记述了司马南的这一过程。司马南这一复杂而痛苦的过程，与前面赵瑜谈到的气功迷狂竟然有着惊人的相似：

80年代的司马南步出大学校门进入国务院机关大院时，正赶上全国的气功热。他逐渐接触到一些练气功的师傅，和一些以特异功能表演见长的传奇人物，他深感好奇和痴迷，不久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对神功异能的追求中。

司马南鞍前马后地“伺候”那些气功大师们，帮他们买紧俏的商品，跟他们到一个个表演场地做帮工，借此向他们拜师学艺。

8 抓住司马南

后来他加入了研究特异功能的全国最高组织“中国人体科学学会”，并参加筹建“中国人体科学研究院”，与大师们打得热火。

当司马南走入内幕，他开始发现一些大师所谓的特异功能表演是名目张胆的弄虚作假，但对一些特异功能现象仍百思不得其解；他心存疑惑，但相信眼见为实，相信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司马南练功也备加用心，试图早日登峰造极，获得一种特异功能。

全国的气功热很快发展到狂热的程度，与气功相关的特异功能也被炒得轰轰烈烈，打着“气功大师”幌子的人遍地皆是，招摇撞骗，祸害不浅。当时于光远率先发表了反伪气功的文章，司马南读过后，也去作了番调查研究，打算写一本气功真伪意见两派对垒论战的报告文学，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审视这一社会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南看到虚假的把戏越来越多。有次去看一个大师表演“特异制动”，即通过其意念把小物体转移到另外一处，司马南分明看到这个大师是用手指把物体扔到墙角上去的，而下面的观众却一片喝彩，表演“圆满成功”。当时来看表演的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当即拍板 20 万，作为研究特异功能的基金。

看到敬重的大师们屡屡作假，司马南朴素的心受到了挫伤，他也屡屡发问：到底为什么？大师们也给了他答复：特异功能不是时刻都能表演出来的，有时表演不出，偶尔作些假，无碍大局，你要有全局的观念。

许多人，在这新的迷狂运动中，成了“大师”，成了“世纪末”大师。

当然，也在这个年代里，并因为奇特的“气功”现象，开始了“物以类聚”和“人以群分”的人群划分和人格组合。总的来说，有这样三种现象：

一是有的人压根就不信所谓“特异功能”，至今也不相信这种鬼神般的江湖把戏，于光远、叶圣陶、林自新、何祚庥、郭正谊等先生便是如此；

二是有些人一开始并不信什么特异功能，但看了几场表演之后，则开始发生观念动摇，进而开始认为并相信这是“未知现象”。自己有了某种先入为主的感觉之后，后来就成了动摇不得的坚定的特异功能的支持者和维护者；

三是一开始特别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并亲自加入其中积极修炼锻炼，以期成为“生命科学”之一元，为本民族本社会本国家之命运超度。但后因识破了其中的诈术，最终怀疑起了大师，怀疑起了神异，怀疑起了自己的热望，最后便从迷雾中走了出来，成了反击迷狂与愚昧的坚决斗士。

在三类人当中，司马南属于典型的第三类。先迷而后不迷。

正因为如此，他才以其深切感受，在以后的反击“特异功能”和各种“神功”方面，显得更加特别，更有分量，更有战斗力，更有直观的说服力，更有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的个性魅力。

司马南，就这样由一个深信气功“外气”甚至迷恋过“特异功能”现象的人，逐步转化为一个不信那种骗人的小魔术小把戏，一跃变为反对神功异能的坚强战士。

揭露神功骗局，是历史与现实的迷茫促他觉醒，选择并肩负了这一艰难而庄严的使命。

五、司马南与“眼见为实”

以我之深切体会，如果没有司马南，在中国反对“特异功能”这个问题上，则要比现在艰难得多得多。即使科学家和一切反伪科学的人们拥有着无比坚实的“理论基础”（如唯物主义、科学哲学，具体学科如数理化等等），但由于不能从“直观”上将“特异功能”的戏法和谜底揭穿，百姓和看客将仍难相信这些理论的说教。

更何況早有“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一谓？！

百姓不相信理论，只相信“眼见为实”。

实在的百姓，永远带着一个实在的眼光。

这里反击任何“伪科学”，极其巨大的社会心理障碍。

在中国，民众的科学知识本来就少，对科学的说理方式从无好感，而对街摊上的各种异端说法和相面求神，则最为相信。因为算命卜卦者直观，他们使用了表演的技巧，他们从感官接受这个奇妙的角度，欺骗了缺乏“怀疑”和“判断”的人们。

司马南，用自己的“绝活”，重现着再现着所有大师们的“尖端的平方”，告诉着所有秘密的核心。这时，百姓们才自然而然地又和在街摊上接受算命先生的卜卦一样，“直观”地接受了“科学”。

近年来，神功异能之所以遭受到了严厉打击，与司马南这个人的出场亮相及其行为的巨大反响，有着紧密联系（当然不否认其他人士同样重要的各种贡献和作用，但就其“直观”冲击性而言，则与司马南有着本质差别）。更何况司马南本人还拥有着一张世人难以匹敌的好嘴。

看他的表演是一种享受，听他的演说同样是一种乐趣。

正是这样，这也既是人们歌颂他的地方，也是人们嫉恨他的方面。

如此这般，真可谓：臧司马者，神功也；否司马者，神功也！

首都一大报赫然大标题，司马南，半是魔鬼，半是天使。

然而，司马南这样一个原本也想获得“特异功能”的人，怎样又不再相信并进而攻击起了神乎其神的“特异功能”？

了解他的这一过程，极有助于帮助了解中国人对“特异功能”现象的基本认知情况。司马南本人可以是偶然的，但中国人对“特异功能”问题的认识，却未必是偶然的，人们从迷恋到否定的过程则不可能是偶然的。

鉴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和“科学”话题。

第二章 外气谜圈

一、司马南反伪科学之谜

司马南这样写道自己的复杂经历：

作为一个气功师，仅仅相信还不够，要实践，自己练，所以我最初开始练气功给别人治病，我是动手的，对他穴位发气。因为过去家里是祖传中医，爷爷就是老中医，父亲略通医道，我从小就接触过一些，并且在中学毕业以后就辍学一段，在医院里工作，农村当时的说法是“赤脚医生”对人体的穴位有“赤脚医生”水平的了解。开始接触了气功以后，我给别人治病，我这种实践就建立在对外气认识的基础之上，加上一点赤脚医生对人体穴位的了解，我就给他点穴、发气、治病。结果有效。

最初，我给一位老奶奶治病，这位奶奶是肩周炎，我给她治病的时候就把手放上去，意念想着身体里面有一种物质的力量循经走动。从劳宫穴出发，放了一会儿，老人家就说这个肩膀的温度上去了，而且整个后背有一种放射状的热。这位老人说，她的这种感受就和某一位气功师在给她治病时的感受一样。这是我若干年前第一次施放外气给别人治病。老奶奶说这样的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当时就认识到我能够发放外气了。所以我回去之后，凡是我认识的人我都给人们施以外气。

现在看呢，首先是点穴，其次手放的那个地方，加不加意念，

人体的皮肤温度自然都会使对方的机体感受到热。点穴的这种刺激对他的疾病也肯定有一定疗效，但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对外气这种神秘的力量有追求，所以一门心思地想外气的神奇。

.....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你相信你给别人治病，别人的病气就可能“打”到你的体内来，要把这种病气排出去，你要把自己的精气蕴化之气输入送到别人的机体当中去。那么，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暗示的过程，即使是给别人治过之后你并不感到生理疲劳，你的机体并没有疲劳，也会这种疲劳，实际是个暗示的过程，你相信了，你相信他这样他就必定会这样。

那么，置身其中的我当时就不能够理解我给别人治病之后还真的消耗了自己，就觉得特别疲劳。晚上电视也看不成了，累得筋疲力尽，不能理解，那么惟一的解释就是我发放外气消耗了自己。好在第二阶段就不动手了，我用眼睛看。当时我的认识是，我的眼睛能够发放外气，其实眼睛能不能发放外气呢？我现在想起来是很好笑的。

.....

后来，到了第三阶段，我觉得我根本不用眼睛外气了，什么人来找我治病，我请他闭眼睛在那儿坐一会儿，全身放松，脑子不用去想事情。或者站一会儿，或者坐一会儿。我陪着他坐一下就可以。大有效果。有的人鼻子不通气，坐一会儿，鼻子通气了；有的人甲沟炎，跛着进来，坐了一会儿之后不痛了，走路正常了；有的人头痛头昏、血压高、胃痛，这么坐一会儿，就大大见效。这种病例具体说来多得是。

我自己当时以为是我功力提高了，是我自己身体的各道关穴都能够发气。实际上不自觉地进入气功状态就布气了，于是人们就有效了。我相信当时是这样想的。

这个阶段以后，后来就逐步发现，其实我闭不闭眼睛，陪不

陪着他们坐功，我进入不进入所谓气功状态，都可以。所以后来我给别人治病，别人来找我，我就说：“那你坐下看看。”我该干什么干什么，在我办公室的沙发上，我这边办着公写着东西，楼上楼下地忙着，那边呢，人们就排着队坐在那地方。这里边有医生，有军人，有干部、知识分子、农民、工人，什么样的人都有，大家都说有效，而且人们对你的相信程度越高，疗效越高，人们对你这种奇迹传说的越多越神奇，你越神奇，治疗的效果就越好，与什么外气完全没有联系。

我是随着整个社会气功大潮的日益澎湃而走上气功之路的。那些气功大师的神乎其神的宣传，其实，起了广泛的社会暗示作用，我也是被暗示者。”

司马南把自己在特殊年代里受别人“暗示”的过程，在这里诚实地“供奉”了出来。他练习气功，有了感觉，而且相信了“外气”。他还用这种神秘的“外气”给各种病人看病，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从他的“供词”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南是个很认真的人，他为了体会“外气”，自己真的练起了气功，而且“深入”得厉害。到了最后，开始明白了一个机密，即“越是迷信”，效果就“越是突出”。

这时的司马南依旧对“外气”格外执着。

二、与张洪林“碰撞”

由于以后的“交锋”和“碰撞”，司马南终于放弃了自己的这种执着。下面我们看看他通过与张洪林的接触甚至碰撞和斗争所产生的“思想革命”。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气功外气，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最初听到张洪林等人否定气功外气的时候，我是很反感的。但是当我仔细读了张洪林